

# “礼”字文字学、哲学文化内涵探源

——以《论语》文本为例

赵逸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教育与艺术学院, 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从文字学上讲,“礼”字无论是作为对礼器和祭品合体描绘的“豊”,还是作为对人类礼仪核心形式描绘的“礼”,都已然包含了丰富的祭礼文化内涵。礼器(以豆为代表)可以说是对祭礼文化在器物上的落实,祭品(以珏为代表)则隐含了沟通天人的祭礼文化目标。作为礼字古文或体的“礼”则包含着人类在祭礼文化中的重要态度——恭敬。而所有这些文字学中所隐含的源头性的内涵与功用也在华夏文明重要的哲学文本《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关键词:**礼;文字学;《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7)01-0032-04

礼、礼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因此,研究和理解礼文化的内涵和功能对于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文字学角度对礼文化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源,同时以《论语》文本为例,梳理一下原始儒家对礼文化内涵和功用的认识。

两串只是个概数,实际不一定就是两串。尔后,献于神主祈求祐福。而“丰”繁体字写作“豊”字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引申出的新义项,是描绘这一豆礼物,豆非常大,里面装得非常满,堆积得非常高。满满当地装了很多,大概是要表达对信仰神灵的特殊的尊敬和崇拜之情。

比较一下所列的这几个“礼”“丰”字。里面“玉”的字形各有不同,但都是指玉。有的学者以为最后一款的“丰”字,其中的字形为亡,却不能对其作出很好的说解。笔者认为,“玉”字之初文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描绘玉石上的纹理来表意的,玉石上的纹理没有一定。所以,在甲骨文这样早期的文字系统中它的字形就很多,也是不固定的。

也有人认为“礼”“丰”字中的“豆”形不是豆,而是“鼓”的初文“壺”。这如果单从字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是这个地方是“豆”字也是无疑的。“豆”与“壺”的初文很相像,可以看成是一种借用或错用。否则,无法解释祭礼上只能用豆去盛礼物,而决不可能用鼓去盛装。

要说“礼”字就必然涉及到“丰”字。因为“礼”字的初文在甲骨文中和“丰”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形,也就是说“礼”“丰”同源(见图1<sup>[1][3][19]</sup>)。其字形下方都是一个“豆”形,这个“豆”就是古代用来盛祭礼的一种礼器。这个容器里放着“珏”,珏就是两串并列贯穿起来的玉器。《甲骨文编》:“古玉或贝一系五枚为玉,二玉为珏或谓之朋。”<sup>[2]16</sup>在甲骨卜辞中,珏用作祭品,是和祭牲一起使用的。“‘…五人,卯五牛于二珏。’(乙7645)又,‘于二珏,有五人,卯十牛’(乙8354)。”<sup>[1]20</sup>

“礼”的繁体字写作“禮”,其初文不从示,只写作“豊”,可以说就是一豆礼物。两串玉并列放置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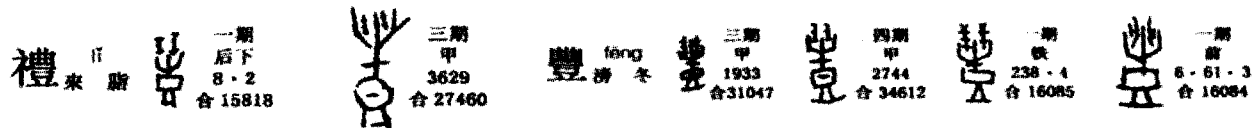


图1 礼、丰之甲骨文

收稿日期:2016-10-14

作者简介:赵逸之(1974-), 本名赵兴葆,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哲学、古文字学、书法学研究。

“豆”字明显就是一个容器,底下有托儿,上面有体、有口儿。口儿中一横为豆盖儿之侧视形。“壹”乃是一面鼓的象形。上部象鼓饰,中部的口为鼓面,下部为鼓虞。鼓的放置大约是两种情况,一是鼓面向上,放在平面上;一是把鼓架起来,放在腰间或者鼓架子上,鼓面侧立。鼓的初文“壹”,鼓面就是侧着被架在架子上。壹也和祭祀有关,在卜辞中就被用作祭祀的名称。“‘丁酉卜,大,贞:告其壹于唐衣亡(祸)九月’(后下39.4)。”<sup>[117]</sup> 壹和豆的确很相似,容易混淆(见图2<sup>[117,118]</sup>)。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将“礼”“丰”字中“豆”上部的“山”形看作是豆器的盖子。在“豆”的单字中,它的盖子用一横表示,乃是侧视所见。正常情况下,豆作为重要的礼器,它的盖子一定是要盖好的。如果没盖好,歪了、斜了就是非礼。古人就用“岂”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关于“岂”之义,唐桂馨认为:“本字盖象形兼会意字。豆祭享盛食器上必有盖,盖有饰,山即盖饰也。山作斜立形,象盖饰不整或斜启其盖,非礼也。俗语不应有而有之事为岂有。岂者,反诘语气。实从岂形而引申。”<sup>[195]</sup> 在古人的书法系统中,“岂”字上面的“山”都是歪着写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礼”“丰”字中“豆”上部的“山”形乃是豆器的盖子,而为了书写的便利和结构的协调,则将珏置入豆器的盖子——“山”形之中。

这样就可以说,“礼”之初文,不从示,像豆器中盛装珏之形,豆有盖,盖端正。“礼”之本义是指祭祀时奉献给神祇的一豆祭品。卜辞用为祭祀之语。“‘…子卜,父甲礼’(甲3629)。”<sup>[113]</sup>

## 二

珏,是指祭祀时奉献给神祇的祭品。可是为什么要献玉于神、以玉事神呢?为什么不是瓜果梨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这是因为,古人所认为的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五行)乃是人与世界(天地鬼神)所共有的,或许在今人看来,这些元素都是可感觉的自然物质,没有神秘性。但在远古浓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中,特别在祭祀活动的主角——巫、祝眼中,却充满着无形的神秘性质。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运行消长的性情,可以被用作理解和掌控世界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祭祀文化中,器物和祭品的质地一定是不可忽视的。金、木、水、火、土中的木、水、火都不适合作为祭礼来直接奉献,或者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间接奉献。唯有金、土可以。而金主杀,土虽主生发而略显普通。于是乃以“玉”(本质也是土或金)作为人神之共有元素作为祭礼,期望藉此达成人神的沟通。

许进雄认为:“金、银虽有经济上的价值,在阶级象征的意义上,却还稍逊于玉,喜爱玉器,成为一种中国独特性的文化。”“古代玉器的制作有几大类,最重要的是没有多大实用价值,但作为权位象征的东西,一是直接仿制刀、斧等武器或工具的形状,一是由之变形的圭、璋、璜、琮等行礼义的用具,他们由大贵族颁给小贵族作为合法权威的信物。……东周以来,人们开始以玉缝制面罩,以玉器填塞耳、鼻、眼等孔窍,甚至动用数千片的玉以缝制玉衣,除了可能因相信玉具有增益生命力的积极保健意义外,大概还有希望保持尸体不腐化,或保护灵魂不受妖邪侵犯的思想了。”<sup>[4]185-188</sup> 所谓玉器作为权位的象征,实则正是巫祝文化的遗存。

人类社会早期,因为祭祀时最重要的人物是巫、祝,只有他们负责沟通人神,所以他们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位。起初是巫王一体,而后才慢慢分离,王的地位升高。在巫、祝所使用的法器圣物中,主要的就有两个东西——玉器与龟片。这两件东西非常重要,被认为是有灵性的东西。所以,巫、祝就拿来进行人神沟通,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达到天地神人的和谐。

由此,我们可以将“礼”理解为名词,指巫、祝用以进行人神沟通的作为礼物的贵重物品,进而指事神时的各种仪式、礼节等,然后再引申指对人类的一切行为进行约束、规范、美化、修饰以使我们挣脱原始、自然形态的东西。因此,礼与乐常常被视为华夏文化最核心的东西。

许慎《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sup>[9]</sup> 这是从巫、祝在祭礼中的身体行为和祭祀目的的角度来说解“礼”的内涵。更可贵的是,许慎在其著作中保存了一个“礼”字的古文字形𠄎,简化字“礼”其实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字形,从示从乙。礼的异体字很多,如𠄎、𠄎,应该都是从这个古文来的。还有一个写作𠄎,从爪从吕,爪实际是示的讹变,“吕”则和“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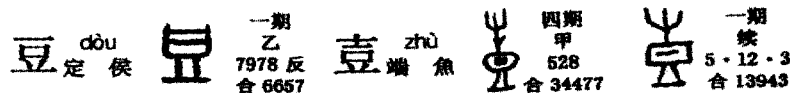


图2 豆、壹甲骨文文字形对照

一样都是对人体外形的描绘。笔者怀疑许慎的古文礼是从“祝”字的简体甲骨文来的。这个字描绘了巫、祝在神主面前倒身跪跽祷告祈福的画面。而后来礼的异体字中的“乙”实是对跪跽人体的侧面描绘。吕则是对人体脊椎骨的描绘，以两块脊椎骨相连来表意。脊椎特别在人体弯曲时则更像弓形。因此，又有躬字，从身从弓。其实，躬的小篆本从身从吕。由此可见，吕、弓、乙的关系。许慎是惯于用声训的方法来解字的。他将礼解释为履。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指示了巫、祝在祭祀中恭敬的身体行为，一方面又特别隐含了人的行动应该遵照神灵和祖先的指示进行，不能妄行非礼。所以，礼乃是履行，履行的前提就已然存在类先验的意旨，巫、祝的目的是获取并遵从这个意旨。否则，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关于这一点，《易经·履卦》就很形象地说：“履虎尾，不咥人，亨。”<sup>[6]2</sup>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若能法道、依礼而行，即使踩在老虎尾巴上，老虎也不会咬人的。这样就会亨通。

### 三

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向为学界认为是由巫、祝文化发展而来，系统考察今本《论语》文本，其中确实保存了大量关于“礼乐”的论述。结合具体文本来，原始儒家对礼文化内涵与功用的认识如下：

首先，礼的真正内涵在仁。“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sup>[7]25</sup>“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sup>[7]209</sup>这可以说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孔子对礼乐根本的认识。即“仁”乃是礼、乐的核心，至于玉帛、钟鼓所代表的礼乐只是仁的外化形式。那么，如前文从文字学上所讲祭器“豆”、祭品“珏”一样，只是以形式和物象来会意。

孔子特别强调，礼乐的根本在于仁，绝不能失掉这个根本。否则，就只剩一个或华丽或丑陋的皮相。“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sup>[7]26</sup>礼容易走向一种繁文缛节的繁杂，容易走向一种表面意义的固化。因此，奢不如俭。俭，就是减，就是损。损之又损，才能显露出本质。“丧，与其易也，宁戚。”丧礼，与其不断地变换花样儿，不如存有这个“悲戚”的情感，即仁。

那么作为礼乐内涵的“仁”又是什么？从哪来的呢？仁本即在人，但更确切地讲最早人们意识到它，乃是作为一种巫祝性的类宗教情感。这一点则在

“礼”字《说文》古文字形特别是其初文“祝”字上表现出来，献祭者跪跽在神主面前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巫祝性的类宗教情感。而这种情感既是天地人神、万事万物各自所独有的主体性的，又是天地人神、万事万物所共有的交际性的，或说主体间性的。仁对于世界六合与人类生命的共存共荣是极度重要的。

其次，礼的终极功用在和。既然“仁”是关乎天人和谐的重要因素，那么就有必要生之、长之、固之。孔子进而认为，要让仁在人内心兴起、生发、成长、壮大，而且要长久不至于覆灭，则需要借助这样一系列的文化手段。“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7]93</sup>诗，诗教，就可以使仁不断被诱发、兴起。但要使仁牢固于心，就必须进一步以“礼”的形式加以固化。然而，真正完成而使其发挥强大的作用则要仰仗音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礼”字本来就是礼器和祭品的合体，或者作为对仪礼核心形式的描绘，而后又分蘖出文化的“礼”。中国古人将人造器分为“用器”“礼器”两大类。然而，无论是哪种器可以说都是道的载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sup>[6]250</sup>。也就是说，“礼”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必须附着、涵盖在某种器物或者仪式之中。“礼器被定义为‘藏礼’之器，也就是说将概念和原则实现于具体形式之中的一种人造器物。”<sup>[8]535</sup>因此，作为包含礼器、仪礼在内的“礼”确实容易让一些东西固化不流失。然而，长久的固化又会使之渐次流于形式。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借助音乐增加活性、灵性。这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礼的重要功能是用来区分，但是它的终极功能还是用来沟通，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关于礼的功能，有子说得是比较到位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sup>[7]8</sup>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礼的终极功用在于“和”，和则生，生则美。当然，这是说终极的功用，礼在浅层上来说则是用来分。如巫鸿所言：“先圣发明了‘礼’和‘礼器’，以区别尊贱、君臣、男女和长幼。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礼和礼器的本质在于‘区分’(to distinguish)，而正确的区分则意味着良好的秩序。”<sup>[8]535</sup>当然不能为了分而分，分是手段，终极还是为了和。和为贵。又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又讲了礼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节”，节制、约束、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为了和而和也是不可以的，还要用礼去节制。这是礼的两个功能，和与节。

和，作为礼的终极功用，孔子的表述为“归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sup>[7]</sup><sup>[8]</sup> 孔子讲的“礼”的终极目标、功能就是为了归仁，天下归仁。笔者认为有子讲的“和”本质上与孔子说的“归仁”是一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再次，尊礼为仁的主体在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是说，能不能归仁都在于自己，而不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自己归仁，则天下归仁，自己就是自己的天下。这一方面讲了礼的终极功能和目标是为了天下归仁、人人归仁，一方面又讲了尊礼、为仁的主体在己。关于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想去理解仁的时候，就已是仁了，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sup>[9]</sup>。“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sup>[10]</sup> 这正是儒家一贯强调的，即认知和实践的主体在自己，自己内心的体认决定自己的实践，而非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影响。

仁是人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所依托的这个星球、宇宙的一种和谐，一种美好的最佳的运行状态。所以，孔子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和谐的最佳运行状态。那么，仁如何实现呢？由己。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在这里又俨然增加了一种强制性的“道法”

#### 参考文献：

- [1] 马如森. 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K].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2] 孙海波. 甲骨文编[M]. 北京: 哈佛燕京学社, 1934.  
[3] 李圃. 古文字诂林: 第五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4] 许进雄. 中国古代社会: 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这里所讲的“礼”和道家所讲的“道”是同义的，就是非道勿视、非道勿听、非道勿言、非道勿动。当然，这一层含义是不好在文字学上辨识出来的。

如此，从甲骨文、《说文》古文到《论语》，礼实现了一次从文字学内涵向哲学内涵的落实。从文字学上讲，“礼”字无论是作为对礼器(豆)和祭品(珏)合体描绘的“豊”，还是作为对人类仪礼核心形式描绘的“礼”，都已包含了丰富的祭礼文化内涵。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古代的祭礼文化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经观念性或仪礼性地存在着，其历史之久远不可限量。在“礼”字中，礼器(以豆为代表)可以说是对祭礼文化在器物上的落实，祭品(以珏为代表)则隐含了沟通天人的祭礼文化目标。作为礼字古文或体的“礼”则包含着人类在祭礼文化中的重要态度——恭敬。人跪跪在神主面前或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表达自我对于世界的感恩、对道法的虔诚。而所有这些文字学中所隐含的源头性的内涵与功用也在华夏文明重要的哲学文本《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孔子以远超文字学的姿态，更加深入地探究了“仁”“礼”“乐”的关系，从而使由祭祀文化扩展升华而来的“礼”文化的内涵、功用更加丰富深刻。同时，也特别指明了礼的终极文化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

[5]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 周振甫. 周易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 [美] 巫鸿. 礼仪中的美术: 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M]. 郑岩, 王睿, 李清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责任编辑 张 转)

## A Phil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aracter "礼(lǐ)" Based on *Confucian Analects*

ZHAO Yi-zhi

(School of Education & Arts, Shengli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ongying, Shandong 257000,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philology, the character "礼(lǐ)", which is either depicted as "豊(lǐ)", the integration of sacrificial vessels and objects, or "礼", the core form of human rituals, has obviously containe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acrificial rites. Sacrificial vessels (represented by 豆, an ancient stemmed cup or bowl) can be thought as the ritual culture implemented on the vessels, while sacrifices (represented by 珏, two pieces of jade put together) imply the cultural goals of sacrificial rites that connects the heaven and human beings. The ancient form of the character "礼" contains the important attitude of humans towards the ritual culture, that is, great respect. And the sources of all of these connotations and functions implied in the literal study have also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in *Confucian Analects*, the significant book which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礼(lǐ); philology; *Confucian Analects*